

刘庆邦的乡情

张春成

2015年11月28日“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在沈丘县翰高置业有限公司三槐堂成立。恰逢我退休后在该公司业务工，有幸见证了此次周口市文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挂牌结束，刘庆邦回家省亲，董事长房庸先生嘱我陪同，自是欣然成命。回到刘楼村时，刘庆邦的两位姐姐及镇长、村支书、部分村民已恭候在那里。刘庆邦的家，是三间平房一个院，院内西侧翠竹数丈高。屋内条几上摆放着尊母遗像。按照事前安排，周口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会长柳岸主持了“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在家挂牌仪式，在烟花爆竹声中牌匾挂在了堂屋的前墙上。我在牌匾前伫立良久，思考着挂在此处的深意。

刘庆邦1951年12月出生，父亲1960年去世。家中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在母亲的爱抚下艰难成长。那个年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虽然家中有限的物质条件尽可能先满足他和弟弟，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刘庆邦说，有时“看到地上有一颗羊屎蛋子，都会误以为是一粒炒豆儿”，拾起来吃解解馋该多好！母亲和姐姐希望庆邦长大后有出息，家里活都不让他多干，腾出时间让他看书学习。刘庆邦是个争气的人，有股韧劲，读书用功是自然的，考试没有

落后的习惯。除学会课本知识外，还向他熟悉的入借书阅读。刘庆邦果然不负母亲与姐姐的厚望，1967年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但在1978年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高中、大学是必须经推荐和严格政审才能去上的。因他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军官，靠推荐上高中没门！当时农村孩子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上学与当兵。上学之路无望了，执着的刘庆邦又做起了当兵的梦。刘庆邦说，我初中毕业后两次报名参加军，体检都合格，一到政审就把我刷了下来。究其原因，人家说我父亲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官。结果当兵的梦想又化为了泡影！如此一来，上学，没了可能，当兵，又没有了指望！我不想当农民，但那几年，命运的厄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我当了个年龄、体力都不合格的农民！但也必须在烈日下锄地，割麦，打场。我淋着连绵的春雨，到地里栽红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我拉着架子车往地里运肥。我还说过坯，打过墙，挖过河，垛过麦秸垛。什么叫困惑？那时真让人体会透彻啦！

刘庆邦说，1970年，我被招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工。那时，煤矿的安全性系数是不高的，若非不得已，做父母的有谁愿意把孩子送到煤矿去呀？!而我前后在矿区就生活了9个年头。我在井下掘过

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不管是农村生活，还是煤矿生活，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磨难是驶向成功的帆船。公道的时间不会亏待勤奋的人，刘庆邦在总结底层历练对自己的成长时说，“这些生活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拿起笔来，我脑子里活跃的就是乡村父老和矿工兄弟的形象。”“祸兮福所倚”。刘庆邦终于从社会底层逐步成长为了一名作家，现为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断层》等9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300余部（篇），散文集30余部。短篇小说《鞋》获1997—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还获得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近年来，刘庆邦写了《母亲的奖章》一文，叙述母亲1957年参加沈丘县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情况，回忆了母亲一生辛勤和抚养弟弟成长的功德；2015年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又写了《父亲的纪念章》一文。刘庆邦凭借父亲遗存下来的纪念章上面的文字线索，追寻到了父亲戎马生涯的一些足迹。父亲在家时名字叫刘本祥，当兵时的名字叫刘炳祥。初始在冯玉祥的部队当号兵。后来一直跟随抗日将领孙连仲转战抗日战场，

参加了良乡窝店、娘子关、泉阳、信阳、南阳等抗日战役。尤其在台儿庄大战中，孙连仲2万余人的部队在伤亡14000多人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阵地，为最后的大捷赢得了时机。刘庆邦说，得知父亲是抗战老兵后，“政治包袱”从心灵上甩掉了，对父亲的误解消除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未能上学、当兵及影响入党的阴影消除了，转而成为自豪和怀念。刘庆邦深情地说，要是父亲还活着就好了，我会让他好好跟我讲讲他的抗战经历，他的儿子手中有一支笔，说不定可以帮他写一本回忆录。

刘庆邦眼含泪花的讲述，启发了我对刘庆邦把“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的牌匾挂在家中深意的臆想，我恍然大悟！

“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的牌匾是刘庆邦用苦难和汗水换来的，是功成名就的象征。其中饱含着父母勤劳的基因和身处底层生活的磨练——奔向成功的动力源！牌匾挂在院内墙上，室内安放尊令尊的遗像，这块牌匾不正是刘庆邦捧给父母最厚重的祭品吗？!以此慰藉历经凄苦生活的母亲和浴血抗战老兵的父亲，让他们在天之灵含笑九泉，这不是刘庆邦祭奠父母的最好方式吗？!家乡是刘庆邦扬帆起航的原点，“牌匾”挂在村内不也是蕴含着刘庆邦浓重的乡情吗！

莺啼序·元旦驿城行并忆

◎张保安

轻寒九天转暖，早钟道心赴。岁收尾、年唤申猴，喜迎诗友新著。走宁洛、南行左拐，云开雾散平安路。正雅声、盛世传承，你或当负。斗转星移，寒暑更替，奋雄心阔步。秉烛火、夜继晨曦，雪飞霜冷何惧。唱江山、霞光万道，会词客、高山一语。荡扁舟，汝水击浆，酬还歌赋。镜中白发，慢剪旋生，笑捻拙刺趣。不服老、奈何鹰翅，孤傲长空，掠而击风，崔雀燕妒！童心顽劣，欢骑竹马，邻家打枣驱黄犬，举荷盖、把钓青蛙处。鹿翁与我，缘铿一面春

秋，相拥对酒如故。月明朗陵，兰草奇葩，看凤翔龙舞。读豪气、华章有幸，试问谪仙，曾醉驿城，波摇峰树。天中美景，丹青难尽，山牵水绕锦红绿，抱琴来、弹遍花间谱。聆听昂首中原，圆梦征程，鼓帆竞渡！（注：2016年元旦，与段文、陆斌等诗友赴驻马店参加庞增智先生《怡庐诗稿》研讨会。忆及数次访问薄山湖、鸭鸣湖、天中山、竹沟、南海禅寺等，更有庞诗中句句起儿时趣事，感时感事，遂有是作。）

沙颖组章

◎姜玉海

远眺	吐绿叠翠云层层。洁身伟岸骨壮哉。凌霜傲雪斗恶风。根盘沙阜固金堤。根针飞甲傲苍穹。酷暑严寒尔依然。绿荫三川郁葱葱。
松	月斜板桥水清静，寒星闪闪水中空。蒹葭深处鸟惊飞，棹摇舟归笑一声。

雾霾

◎尚纯江

大雾锁神州，茫茫路人愁。晴天无红日，行车慢如牛。	此且不须论，雾霏一肿瘤。发展应绿色，除霾功千秋。
--------------------------	--------------------------

流浪

◎齐慧

我想去流浪 一个人的流浪 带着微笑 带着坚强	山谷里的无名花 为什么要在这里绽放 那清幽的香气 是倾诉 还是歌唱
去看看 江南的水乡 是否柔软如梦中一样 草原上骑马的少年郎 是否像别人所说的 英勇 健壮	我想去流浪 真的想 房子里的风啊 太过拘束 那阳光 也不够明亮
去问问 悬崖边的树 为什么要在这里生长 那奇特的姿态 是眺望 还是飞翔	我想去流浪 真的想 一个人的流浪 去追寻这个世界 最初的模样

难忘的鱼水情

梁发占

难忘的1970年底，我还在部队当兵。我所在的部队奉上级之命，开始了冬季野营拉练，旨在锻炼、培养战士们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胜的作战能力。野营期间，每到一处，与老百姓短暂结识，老乡们对军队和战士们深厚感情恰如鱼水，军民之间的情谊和一幕幕往事，被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清楚地记得拉练途中的一天，我们部队来到山西省解州县的一个小山村住下。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点。我们被安排住在半山坳处的一户农家，这家的房屋坐落的地势较高，院墙用石头垒砌，大门又宽又高。刚进大门，一位个头高挑、约有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跑上前就接战士们们的背包，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只听她用清脆悦耳的普通话大声喊道：“妈，他们来啦！”在姑娘的热情招呼下，我们来到早已打扫干净的屋内，炕也烧得暖烘烘的，我们全班战士顿感暖意融融。

姑娘无拘无束，落落大方。她不停地忙着把一盆一盆的热水上端上来让我们洗脸。个别脚上打泡的战士用缝衣针把水泡刺破，挤出泡内的水，然后再用约两厘米长的马尾巴穿进针孔，以防针眼长住再有积水。这时姑娘看针少，就从她的住房里拿来几根针，让每人都能有一根针用，随后又找来碘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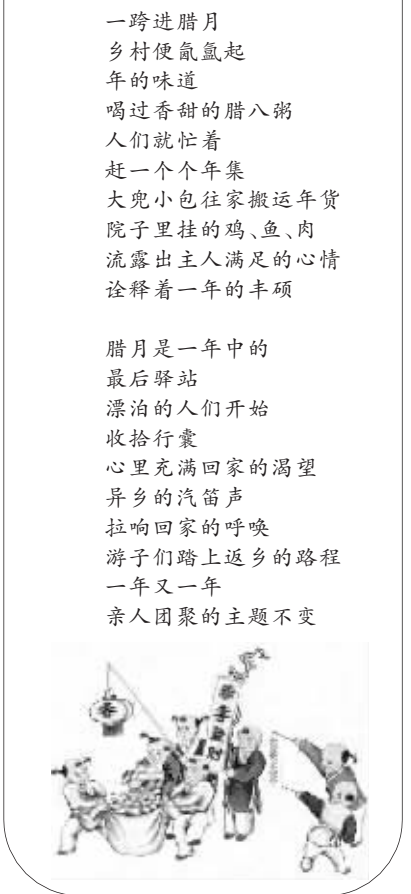
让战士涂抹消毒。真是关怀备至，实在让我们感动。

经过简单的攀谈，得知姑娘是山村的一名小学教师，父亲早年去世，她与6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她在一旁的老母亲也不时插话，说姑娘很懂事，很孝顺，里里外外全靠她，是她这个独生子女撑起了整个家。姑娘虽已是二十七八岁了，仍没有谈婚论嫁，一来是为了献身她热爱的教育事业，再者也是为伺候赡养老母，说是有适合的，愿意找个志同道合的上门女婿。我们听后也被姑娘的朴实、真诚和善良所感动。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告别她们娘俩出发了。老大娘在门口招手送行，姑娘把我们送到她家大门外，并深情地说：“有机会再来，我随时欢迎你们啊！”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见姑娘仍站在高高的门台上，向我们挥手致意，她的身影，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宿营点后，全班战士每人打开挎包一看，里边都用报纸包了一块厚厚的烙饼。显然，这是姑娘趁我们吃早饭时，偷偷地塞进包里的。这位我们不曾知道姓名的姑娘，用她的言行，诠释了对于弟兵的情谊和热爱。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姑娘那银铃般的声音，以及她那爱兵拥军的事迹，着实让人万分感动，真是军民鱼水情深啊！

走进腊月

◎王伟



一跨进腊月 乡村便氤氲起 年的味道 喝着香甜的腊八粥 人们就忙着 赶一个年年集 大兜小包往家搬 驮年货 院子里挂的鸡、鱼、肉 流露出主人满足的心情 诠释着一年的丰硕 腊月是一年中 的最后驿站 漂泊的人们开始 收拾行囊 心里充满回家的渴望 异乡的汽笛声 拉响回家的呼唤 游子们踏上返乡的路程 一年又一年 亲人团聚的主题不变

阳光的味道

——读董素芝《阳光来了》有感

毕雪静

被伤得不中用了，还在较着，因为文字代表自己的人格。

你说，你不想在一地鸡毛的琐碎或漫长夜个的绝望中活着或老去，不想沦为一种庸俗的写作者。你想做一个赤诚的坦白的作家，你想在激情中写作，笑着写作。你尤其厌恶那些挂着名号却写着不疼不痒文字的写作者，你喜欢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自在沉醉飞翔，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时而多情妩媚，时而淡定从容。你的心是一座小小的城，你的文则透出大气与豁达。

你要求我多改文章，冷一段再改，一篇文章你改了又改，改到满意为止。在我眼里，你把写作当作了刺绣，一针一针把思想倾注在上面，把你的文字绣成暗香冷凝的绣品。

你说，伟大的作家是因为有一颗伟大的灵魂。俗世里的你一直向往着崇高，抗拒着丑恶和平庸。思想的独舞者是孤独的，喧嚣里的独行客也是孤独的，越清醒越孤独，所谓世人皆醉我独醒。你在孤独里奋然前行，偶尔也会有迷茫，有彷徨，有时也需要星光的指引，阳光的温暖。你的孤独缘于你的清醒，你清醒的时候喜欢拿起解剖刀，解剖别人，解剖自己。你对着沉默的世界，大声呼喊，神兮归来！

可是，没有人理解你的“呐喊”，很多人依然在铁屋里酣睡或者装睡。没有人理解你的痛苦与挣扎，你的孤独与寂寞与日俱增。

极为相似的背景——孤独。

不禁让我想到，关于一位女刺客在极端的孤独环境下爱上自己行动目标的影片——《色戒》。电影里女间谍本欲刺杀男一号，却对其日久生情，最后刺杀失败，身份暴露，丢掉性命。“情”的概念，在抗战历史复杂的时代大背景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影片画面把抗日背景渐渐抽去，展现出对自己间谍身份越来越模糊的女一号，那段茶楼清唱的小调，那幕推杯换盏的场景，那一抹浓的化不开的深情，缓缓地触碰令人悸动的惘惘之心。在那一刻，人性的复杂在极端的小背景下被无限放大、激化。那是理性与欲望的对峙。那一刻，对错的界限开始模糊，善恶开始共存。

同样是大背景的太平洋上，一人一虎的孤苦相依，敌对却又依赖。老虎曾一度掉下水，少年打算用斧子阻止老虎上船，却又不忍下手。最终，还是拆下船上的木板救其上船。在那一刻，怎么做才是对！而什么又是错呢？这就是理性的回归，这就是本我的复活，这就是善与恶的共存。

没错，老虎就是少年派本人，是他心中的恶。在极端恶劣的大环境下，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表现的本能。曾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变成自

己当初最讨厌的模样。那是他无奈的蜕变，夹杂着无数个白天和黑夜的煎熬，希望与绝望替换，理性与感性交织。孤独者也需要自我的共鸣。正是这两个版本的冲突与一致，使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充满了复杂、深刻的哲学解读。其中的哲学元素有：人性、理性、贪婪、自我、善、恶、孤独……

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思想是自由的。是一种可以宽纳一切的精神状态，面对才是真正的环境，都能让自己安静并且自得其乐，哪怕面对的是生与死。

只有内心的丰富，才能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终日混迹于熙熙攘攘的人群，是没有功力拍出一部精致的、深刻的关于孤独的电影来的。有且只有李安才会细细琢磨，打磨出这份关于孤独的故事。同样，能产生共鸣的你我，或曾设身处地体味出，主人公极度绝望时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与绝处逢生时的嚎啷大哭。情感粗犷的观众会为作者不凡历程、不虚此生会心地点赞。但真正享受过孤独的人会感同身受，唏嘘不已……仅此而已。

“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叔本华说。

你一路写着不期而遇的爱与温暖，用文字舞蹈，让读过如我的人触摸到同样的心跳，惊喜着你的惊喜。你说，日子需要光亮，需要温暖，在寻常的日子里，你不放弃寻找阳光寻找温暖，因为光亮和温暖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于是，你带着寻找阳光留下温暖的使命写作，写你生命里已经逝去却不能忘记的人；父亲、师长、亲友……字字血，声声泪，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你的文字让我哭了一个哭又哭。

我和你一样相信，无论世事如何难料，人心多么复杂，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爱人，亘古绵长，不因季节更替，不因天上人间而老去。钢筋水泥的丛林阻挡不住温暖的阳光照在心上，可是我却没办法安慰你，因为我和你一样有深深的疼痛。

有时候，生活磨砺你，是因为很爱你。

它为你关闭一扇门，却为你打开一扇窗，你一样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享受清风明月。于是，就像所有恶作剧里的主角，结尾都会有一个幸福的亮点，你学会了与孤独和解，它就成了你的点赞之交。虽然你是孤独的，你还是用温暖明朗的文字让我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阳光来了，温暖和希望也就来了。陌上花开归缓缓，惟愿岁月静好，阳光明媚。